

李玉戲曲集

中



docu 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李玉戲曲集 / (清)李玉著; 陳古虞, 陳多, 馬聖貴點校.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12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7—5325—3639—4

I. 李... II. ①李... ②陳... ③陳... ④馬... III. 古代
戲曲—劇本—作品集—中國—清代 IV. I23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005011 號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李玉戲曲集

(全三冊)

[清]李玉著

陳古虞 陳多 馬聖貴點校

世紀出版集團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經售處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56.5 插頁 15 字數 1,030,000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

ISBN 7—5325—3639—4

I·1681 平裝定價: 11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 請與承印廠聯繫 T: 64063949

李玉戲曲集目錄

前 言	一
一捧雪	一
人獸關	一〇四
占花魁	二〇一
永團圓	二九四
麒麟閣	三八四
風雲會	五九〇
牛頭山	六六九
太平錢	七五九
連城璧(殘)	八八六
眉山秀	九〇〇

千鍾祿	一〇一四
五高風	一一一三
兩鬚眉	一一九九
清忠譜	一二八八
附 清忠譜(吳梅鈔本)	一四〇四
意中人	一四九〇
萬里圓	一五六九
一品爵	一六七三

附 錄

李玉傳奇著錄	一七五三
曲海總目提要中的李玉佚作	
條文	一七五八
李玉南音三籟序	一七八四
一笠庵批評玉簪記序	一七八五

吳偉業北詞廣正譜序……………	一七八六
吳縣志·李玉……………	一七八七
常昭合志·萬里緣傳奇……………	一七八七
焦循劇說李元玉條……………	一七八八

錢謙益眉山秀題詞……………	一七八八
吳偉業清忠譜序……………	一七九〇
萬山漁叟兩鬚眉叙……………	一七九一

牛頭山目錄

卷上

第一齣	六七二
第二齣	六七三
第三齣	六七七
第四齣	六八一
第五齣	六八四
第六齣	六八七
第七齣	六九〇
第八齣	六九六
第九齣	六九九

卷下

第十齣	七〇三
第十一齣	七〇八
第十二齣	七一
第十三齣	七一四

第十四齣	七一九
第十五齣	七二三
第十六齣	七二六
第十七齣	七三一
第十八齣	七三二
第十九齣	七三八
第二十齣	七四一
第二十一齣	七四四

第二十二齣	七四七	第二十四齣	七五四
第二十三齣	七五一	第二十五齣	七五六

牛頭山 卷上

第一齣

〔滿庭芳〕〔二〕〔末上〕南渡偏安，奸邪擅政，岳侯遠謗卑僚。金兵復至，君后頓分逃。航海幾遭暗獻，逢義婦、遠避狂飈。提兵救，牛頭固守，護駕仗英豪。忠臣生虎子，雙槌神授，救主迢遙。遇勤王，鞏媛喜訂鸞交〔二〕。父子牛頭大戰，掃敵燹、君后還朝。完姻眷，滿門榮贈，封拜聖恩叨。來者岳鵬舉是也。

〔校〕

〔一〕〔滿庭芳〕詞牌名原無，今補。

〔二〕〔鞏〕字原無，按句格及詞意補。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第二齣

【滿庭芳】「三旦、淨軍士隨生上」貫日精忠，凌雲豪氣，常懷隻手擎天。中流擊楫^(一)，早着祖生鞭。舉日烽烟四繞，恨沖沖憤懣難湔。長戈挽，掃清區宇，何必畫凌烟。

「聲悲咽，生來不幸逢斯劫。逢斯劫，草侵陵寢，棘生宮闕。偏安江左衣冠列^(二)，羈縻塞北風霜

烈^(三)。風霜烈，千行血淚，一腔熱血。」下官姓岳名飛，表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也。忠孝根心，義勇蓋

世；熟讀左氏春秋，素諳孫、吳兵法。向以應試武闈，遂爾名聞天下。先受封於劉撫，復賞識於宗公，歷破勁敵，屢立戰功。不意宣和失馭，胡馬南侵，兩京失守，二帝蒙塵；宗廟丘墟，黎民塗炭。雖今上定鼎南都，奈中原尚虧半壁。幸得宗公固守皇都，志存恢復。誰想天不佑宗，奪我長城。下官蒙宗公薦舉，留守東京。已曾連上奏章，勸皇上親率軍旅，恢復中原，奈爲奸臣阻抑，未奉諭旨。但我雄心銳志，豈肯頓作死灰！傳令部曲牛皋，修葺樓櫓，整備戰具，以作渡河之舉；又令王貴招撫劇盜王善、李成，他二人擁衆百萬，騷擾兩京，若得歸降，不惟萬姓得免寇氛，又增我北征一臂。爲此傳至轅門，專等二將回報。正是：天下玉書傳詔報，陣前金印受降時。

【菊花新】「付上」衝鋒破敵獨爭先，贏得威名寰宇傳。「末上」百萬共投轅，看指日太平重見。

「進見介」元帥在上，牛皋、王貴見！小將等甲冑在身，不能全禮。「生」牛統制，戰具可曾齊備否？
「付」牛皋蒙元帥將令，連夜督造。旗幟鮮明，盔甲堅固；銃炮整齊，槍刀銳利。一應船隻、馬匹，都已齊備了。「生」用心整理，候我指揮。「付」得令！「生」王統制，你招撫王善、李成怎麼了？「末」小將遵奉軍令，備將朝廷德意、元帥恩威，委曲開諭，他二人俱已傾心投順了。「生」如今在那裏？
「末」王善統七十萬衆，李成統三十萬衆，都來受撫，如今他二人親至轅門了。「生」好吓！他二人已歸降我，恢復大事，定然得濟矣。咳，我想如今的世界，真個好費經營也！

【泣顏回】廟算少酬邊，板蕩神京赤縣。銅駝荆棘，黃袍故業空懸。翠華何處^{〔四〕}？望征鴻極目連天遠。髮衝冠怒氣轟雷，淚沾衣血痕飄霰。

【前腔】「外、小生上」喧闐，百萬擾中原，羞殺了銅馬黃巾淹蹇。看營開細柳，獨掌半壁山川。「作人見介」元帥爺，王善、李成叩首了！鞠躬稽顙，倒塵埃萬口呼聲遍。「跪介」元帥在上，我王善、李成本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此膝豈肯輕屈於人！「拱手介」端只爲英雄赤膽淋漓，因此上莽男兒倒戈歡忭^{〔五〕}。

「拜介。生拱手」請起！「外、小生起介。生」二位將軍雄姿天挺，偉略驚人。只爲奸邪當路，以致草莽稱雄。但念胡塵混擾，黎庶倒懸，宗廟凌夷，邦家傾覆，正普天飲恨之時，男子建功之日。今二位將軍翊戴皇家，共圖大創，下官即日列名上聞，定當不次超擢，從此破敵成功，封侯受賞，當與二位將

軍共之。「外、小生」元帥言及於此，令人毛骨悚然，汗流浹背。即當鑽刀立誓，永受元帥鞭策便了。「生」既如此，分付衆將官擺下刀門！「衆應」

【千秋歲】「外、小生」聽惓惓，一霎如火燃，血滾滾赤心天鑒。皇天在上，我王善、李成若負盟言，復懷反側，異日死於千刀之下！立誓鑽刀、立誓鑽刀，願共把地軸天樞翻轉。「鑽刀介。衆合」沙場上拚鏖戰，邊關上奇功見，二聖回鑾輦。早圖形麟閣，勒石燕然。

「丑內」聖旨下！「丑捧詔上」一封丹鳳詔，飛下九重來。「生衆跪接。丑」聖旨已到，跪聽宣讀。詔曰：「皇畿重地，根本攸關，留守巨藩，存亡維繫。茲爾臣岳飛，謬受故委署，遂叨舊闕藩屏。況復罔捏浮詞^{〔六〕}，越職言事，譏議朝政。謗毀大臣。今謫飛爲河北招撫使張所標下旗牌。旨到之日，立刻起行。其留守印信，欽授杜充掌管，命杜充賫敕前來領受。特旨。」謝恩！「生」萬歲、萬萬歲！「丑」叫左右，可將印來，送我欽命杜老爺去帳理事。「生拜揖，丑不睬^{〔七〕}。丑」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三旦、淨捧印同丑下。外、小生、付末大怒介」阿呀，有這等事！反了罷！反了罷！「生」列位不可造次，此係聖旨，理合遵依。「衆」咳，罷了！罷了！

【越恁好】朝綱倒顛，朝綱倒顛，把忠良翻棄捐^{〔八〕}。痛顛危國祚，憑若個能安奠？嘆金甌怎全、嘆金甌怎全，眼睜睜帝王城，終歸播遷。慘悽悽士民，鬧攘攘軍卒兒，如喪二天。朝堂上，幃幄中，誰把嘉謀獻？看山林解體，草野號冤。

〔丑內〕奉新任留守杜老爺鈞旨，說聖旨嚴切，岳將軍作速起身，不得遲留頃刻。〔生〕如此催促，下官只索長往了。二位將軍既懷一片忠心，此間杜公也是朝廷命臣，不妨同事茲土。〔外、小生〕我等只爲欽慕岳爺忠義，故爾吐膽投誠。那杜充奸宄么魔，豈肯處他麾下！如今我等解甲拋戈，暫歸田里；一候岳爺再掌兵權，便當不遠千里來投帳下便了。〔生、末、付〕霎時拜別，足見二位將軍美意。

〔外、小生〕岳爺請上，我等就此拜別。〔各拜介〕

〔紅綉鞋〕〔小生、外〕霎時拜別尊前，尊前；不禁珠淚漣漣〔合〕暫解甲，返家園；須秣馬，候旌旋。重教掃蕩腥膻、重教掃蕩腥膻。

〔外、小生下，生脫冠，換將軍巾衣，撒介。末〕小將送主帥一程。〔生〕不消了！你傳諭衆統制同歸湯陰，到家傳一音耗，就到河北看我便了。〔末〕是。〔付〕牛皋是上天入地，一定要與哥哥同走的。

〔生〕我自然與你同行。你一面分付家丁，收拾盔甲、器械、行李，隨後趕來便了。〔付〕曉得。

〔尾〕〔生^九〕忠臣爲國家休戀，從此去暫安卑賤。〔合〕只懷着一片丹誠鐵石堅。〔俱下〕

〔校〕

〔一〕擊，原作「繫」。

〔二〕左，原作「右」。

〔三〕烈，原作「列」。

〔四〕華，原作「幸」。

〔五〕怵，原作「汴」。

〔六〕罔，原作「岡」。

〔七〕睬，原作「採」。

〔八〕捐，原作「損」，失叶故改。

〔九〕「生」字原無，按文意補。

第三齣

【點絳脣】「丑、老小軍扶淨箭衣、病裝上」生長龍沙，驅馳戎馬，威風大；攪亂中華，弄得乾坤塌。

俺兀朮。奉了父皇聖旨，同着大哥哥粘沒喝、丞相斡離不^{〔二〕}，兩次統領兵將，直搗汴京，擄了兩個皇帝，得了宋帝半壁江山。誰想宗澤固守東京，康王南方作帝；剛得宗澤身亡，又把東京交與岳飛鎮守。那岳飛鎮守力舉千斤^{〔三〕}，萬將無敵，俺家屢次被他殺敗；因此退兵困守，不得渡河打成一統世界。心上憂煎，染成一病，看看待死。咳，想俺當初打破汴京，好不快人也！

【混江龍】天兵南下，軍聲唬殺趙官家。一個個將軍拋甲，一行行臣宰休衙。亂紛紛萬戶黎民爭避難，哭啼啼兩宮帝主淚如麻。刮盡了金銀糞土，珠玉塵沙^{〔三〕}，女童捆載^{〔四〕}，美女

紛拿；皇孫驅押，妃后波查。邦昌立帝，若水敲牙；徽、欽漠北，趙構天涯。險些兒平吞華夏大金邦，怎說着中分南北鴻溝界！誰想遇着岳飛呵，悶得俺填胸憤悶，滿口只嗟呀。

〔作睡介，付扮醫生、外扮番監同上。付〕海上仙方傳世久，上池清水活人多。〔丑、老扮二番問介〕

得！你每是那裏來的？〔外〕奉聖旨，說千歲爺有恙，特送南方帶來的一個醫生來診視千歲爺〔五〕。〔淨〕誰是名醫？〔付〕醫生叩見殿下，願殿下千歲、千千歲！〔淨〕起來說。〔付、外立介。淨〕你是一個名醫麼？〔付〕小的是南方第一名醫。

〔油葫蘆〕〔淨〕咳！你是個草澤醫人花木瓜，怎識俺心病這根芽！〔付〕醫書上說得好，心病還將心藥醫。〔淨〕用不着神農百草及丹砂。〔付〕小的在南方時節，日日忙得緊的。〔淨〕你只合向街頭高把招牌掛，奔長衢忙駕軒輿踏。〔付〕千歲爺的貴症，若不是胎前腫毒，定然產後驚風，醫生手到病除的。〔淨〕呸！俺又不是婦人家，說什麼胎前產後。病根原，語又差，誤傷人，難甘罷。〔外〕他是有名的賽盧醫。〔淨〕那裏是盧醫扁鵲真奇詫，怎療俺二豎賽哪吒。

俺這裏不用，去罷！〔外、付出介〕藥醫不死病，〔外〕佛度有緣人。〔下。二生捧酒鎔上〕壺中浮琥珀，方丈列珍羞〔六〕。〔跪獻介〕幹離不丞相遣小的們獻上酒鎔，與千歲爺調治龍體。〔淨〕俺那裏吃得下！

〔天下樂〕說什麼炮鳳烹龍鼎食華，酒也波查，莫浪誇。〔雜〕千歲爺請用些。〔淨〕俺只爲一樁兒心事天來大，那裏管珍羞百味陳，那裏管中山千日佳。〔雜〕俺丞相一片敬心，求千歲爺收

納。「淨」抬去罷！多謝你主人行來閣携樽罌。

「二生」領旨！謹領親王命，仍投宰相衙。「抬下。二旦扮美女、末扮番官同上」柳眉橫遠岫，星眼動秋波。「進跪介」東宮千歲爺聞殿下龍體欠安，特遣南方帶來的美女二名，伏侍殿下。「淨」病得慌了，用不着。「末」美人起來，近前些。「二旦立桌邊」

【哪吒令】「淨作痛介」覷姣容美娃，越教人悶加。「二旦」待婢女們唱一套曲兒，與千歲爺解悶。「淨」任鶯聲鬧蛙，又何心聽他。「二旦」待婢女們舞一回花兒，與千歲爺消愁。「淨」縱輕盈舞花，怎開懷慰咱。「末」東宮爺分付美女們近身按摩龍體。「二旦與淨摩背、捶腰，淨攙手介」去、去！官兒，你帶他們回宮去罷。多多拜上東宮爺，說俺悶淹淹惱着心，睡昏昏空占卦，又何必和俺抱琵琶。

「作倚桌睡介。末、二旦」襄王無夢行雲雨，空教神女下巫山。「下。付扮報子急上」人來漠北烽烟少，地人中原血戰多。「闖入」千歲爺，小的叩頭！小的叩頭！報軍情事的。「淨驚醒」報什麼的？「付」報南朝軍情事的。「淨」南朝便怎麼？「付」宋朝皇帝道岳飛越職言事，削去東京留守〔七〕，謫爲河北張所標下旗牌，如今東京換了杜充留守了。「淨」不信有這等事！「付」小的在東京打探，親見新留守一個老兒到任，那岳飛立刻起身去了。「淨」孩子們，賞他十罇酒、十腔羊、一個元寶。去罷！「番應。付」多謝千歲爺賞！「同番下。淨大笑」好快活！好快活！「倒地亂滾。丑、老小番」千

歲爺病患未痊，請保重龍體。

【寄生草】「淨拍手介」忽聽軍兵報，令人喜亂嘩。如今俺到南邊去呵，渡黃河穩把飛龍駕，破東京直恁飄殘□^{（八）}，奪中原若個爭強霸！只看俺靴尖踢倒太行山，少不得馬蹄兒飛向長江跨。

「外內喊」聖旨下！「外扮番官捧詔上」朝中天子三宣，闔外將軍一令。「淨跪介。外」聖旨道來：「宋家不道，守禦非人，畿甸空虛，事機難失。特命四太子兀朮身任元戎，領本國五十萬人馬，傳檄六國八番，徵調五十萬人馬，共一百萬，速渡黃河，攻打汴京。務期擒拿趙構，一統山河，方許班師。特旨。」「淨」萬歲、萬萬歲！「起介。外」皇爺傳諭，千歲爺統領本國五十萬人馬先行，其餘各國人馬陸續進發，不得推辭面聖，星夜作速起行便了。「淨」曉得了。去罷！「外下。淨」快取俺盔甲、器械來！「丑、老與淨戴盔甲、鉞^{（九）}斧，貼、正、小生、付扮番將執旗上」衆將官叩頭！「淨」衆將官聽着！聖旨嚴緊，作速擺齊隊伍，連夜起程殺向東京去。「衆」得令！

【煞尾】「淨上馬介」旌旗豹尾飄，鎧甲魚鱗掛，看萬隊弓刀齊架，更各國雄兵攻打，少不得立馬吳山去泛海槎。「下」

【校】

（一）粘沒喝，原作「粘惹喝」。幹離不，原作「幹離不」。以下同此逕改。

〔二〕斤，原作「金」。

〔三〕珠，原作「殊」。

〔四〕載，原作「戴」。

〔五〕診，原作「珍」。

〔六〕列，原作「到」。

〔七〕京，原作「宮」。

〔八〕□，疑當作「瓦」。

〔九〕鉞，原作「越」。

第四齣

【破陣子】「末蒼髯、冠服上」報國丹心如許，憂時血淚千行。

忠義三朝歷，聲名四海聞；文章老元帥，戎馬一儒臣。下官張所。宣和朝曾爲御史，頗著直名。繼遭靖康之變，刺血作書，單騎冒圍，募兵河北，應募者十七萬人，聲名響應，蒙今上授我爲河北西路招撫使。近日巡行境內，見一座高山名曰牛頭山，圍圍八百餘里^{〔二〕}，連跨三州六縣，層巒疊嶂，高插雲霄^{〔三〕}，上有平原曠土，溪澗流泉，四圍陡峻^{〔三〕}，難以攀緣，止有前面一徑可通。如此形勢，可稱天府。

故此欲於山頂蓋造房屋^(四)，堆積糧草，撥兵把守。倘有不虞，據此山巔，一來可免衝突，二來以上凌下，戰攻必克。已曾去傳都統制王彥到來，欲委他料理，待他進謁，面論一番便了。「付中軍上」帥府司喉舌，彤闌效鼓鞞。中軍官見老爺，有提塘邸報送上。「送報與末看。末」左相黃潛善一本，爲欺君罔上事。小臣岳飛，謬叨宗澤委署，冒濫留守東京，捏造浮詞，越職言事。奉聖旨：岳飛謫爲張所標下旗牌，杜充即着留守東京。「咳，罷了！罷了！岳鵬舉蓋世英雄，怎麼謫他做旗牌賤職！杜充貪殘衰貌，怎做得東京留守！朝廷如此用人，時事可知矣。」

【錦纏道】睹彈章，頓教人忡忡肺腸，朝政恁乖張。恨奸邪生生黜逐忠良，把一個好長城直流遠荒，把一個斗筲人翻作棟梁。胡馬甚披猖，怎學得修齋仗倆，城門緊閉藏，倘金鼓如雷震響，少不得拜軍麾獻納早投降。

「外短鬚、盔、箭衣上」萬戶龍驤奮，千夫虎旅雄。「進見介」都統制王彥參見！「作禮廷參。末」看坐了！前日巡行，見一座牛頭山，連跨楚、豫，周圍八百餘里，上可藏兵，下可制敵。本院已曾製備軍器火藥，撥兵萬人把守，星夜趨工，不得有誤！「外」領鈞旨。

【普天樂】「末」傍高峰雄關創，遍山窩營房廣。「外合」儲軍食十萬糗糧^(五)，藏軍械多貯刀鎗。晨昏趨忙，看高山管成天府金湯。

「外揖介」小將就此領命去也。「末」作速趨工。「外」是！虎牙巖薛三千仞^(六)，鳥翼橫開十二峯。

「下。生將巾披掛上^(七)」天地軍麾滿^(八)，關山戰角高。「將揭帖遞付介」相煩傳進，說奉旨謫官岳飛稟見。「付應，人稟介」奉旨謫官岳飛，在轅門外稟見。「末看揭、急立介」快請岳爺進來。「付出請介。末走出迎人，作攬手向生細看介」久聞灌耳雷名，今得一瞻芝宇，大快平生！「生打恭」不敢！「末扶介。生」老大人請上，待岳飛拜見！「末」那有此理！君固天下奇才，弟亦河北義士，志切同心，情連臭味。今幸玉趾特降，自應待以上賓，豈可拘拘禮節？「生」岳飛奉旨而來，隸屬大人麾下，理合執鞭墜鐙，焉敢蔑禮逾閑。「末」鵬舉若執意如此，是見絕我張所了。「生拜，末答拜。末」勇振關南，奕奕虎風生白羽；「生」聲傳塞北，轟轟偉烈耀青氈。「末」看坐！「生」岳飛自當侍立，焉敢上坐。「末」一定要請上坐！「生重揖，旁坐。末」請問鵬舉，何故有調降之旨？「生」岳飛蒙宗公薦，委權署東京，因此上疏勸皇上北征，不意忤觸時相，遂奉嚴旨。今得侍老大人麾下，朝夕奉領指揮，實岳飛之萬幸也。「末」鵬舉！鵬舉！

【古輪台】士無雙，雄風百戰久名揚，沙場舞纛神偏壯，金人膽喪。坐鎮神京，克復中原指掌。「生」樗櫟庸材，不堪鞭策，欣依麾下效劬勩。「末」只恐怕江山錦綉，仗何人永固苞桑？「合」長沙嘆息，出師流涕，新亭悽愴。相對共悲傷。英雄志，長戈共挽掃欃槍。

「生立起拜介」岳飛且到轅門外伺候。「末」那有此理！自然住在敝署，待收拾公館，才可安居。如今正要請教。「生」多感老大人厚愛。「付稟介」宴完了。「末」請進私衙小飯。「生」請！

【尾】「末」挑燈此夕愁懷放，虎帳談兵夜未央^(九)，起舞聞鷄把國事商。

去國心彌眷，憂時淚已枯；

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同下〕

【校】

〔一〕團，依下文疑當作「周」。

〔二〕霄，原作「宵」。

〔三〕圍，原作「團」。

〔四〕於，原作「與」。

〔五〕猴，原作「侯」。

〔六〕嶽巖，原作「傑力」。刃，原作「刃」。

〔七〕掛，原作「卦」。

〔八〕軍，原作「君」。

〔九〕帳，原作「恨」。

第五齣

【傳言玉女】「旦上」仗劍遨遊，冷落衡門箕帚，聽砧聲風吹恁陡。「小生上」家傳忠孝，遠庭

教空慚愚陋。斷機嚴訓，鞠躬趨候。

母親拜揖！「旦」干戈載道無寧土，村方猶幸逢安堵；夫婿覓封侯，皆因國難憂。「小生」韶齡勤萬卷，豈曰圖榮顯；期不愧家風，君親兩念忡。「旦」妾身李氏。幼適岳鵬舉，住此孝悌里永一村。生子岳雲，年方一十二歲。婆婆姚氏，同孫女銀瓶住居城中，妾身時常人城候安供膳。夫主因國家多難，同着結盟的牛兄弟前去從戎，殺賊破虜，且喜屢建大功，歷官東京留守。只是我在家想懷憂憶！「小生」爹爹在外建功立業，何消母親想念。「旦」兒吓，你那裏曉得，你爹爹呵！

【啄本兒】堅剛性終不柔，爲國捐生拚碎首。「小生」既爲朝廷出力，皇上定然鑒察。「旦」怕只怕當道豺狼，怎容你馳驟驂騑。「小生」爹爹呵！丹心一點天還佑，長驅萬里功須奏，怕什麼宵小盈朝逞逆謀！

「末武扮上」雨雪雙金鏡，塵沙一鐵衣。這裏已是自己門首，不免徑入。「見介」嫂嫂在上，王貴拜揖！「旦」呀，王叔叔回來了！「小生」叔叔拜揖！「末」呀，侄兒這等長成了！「旦」請問叔叔，聞得相公做了東京留守，在任所安好麼？「末」哥哥蒙宗公薦引，職任留守，同着牛兄弟在東京呵！

【二段子】趨修城守^{〔二〕}，固皇畿苞桑計周^{〔三〕}。巨寇撫投，靖中原邊烽可休。「旦」如此是極妙的了^{〔四〕}！「末」誰道奸謀讒譖興朝右，丹書一紙添倜傥，降謫卑微赴遠州。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旦、小生驚介」奸謀書自何人？降謫又往何處？「末」哥哥上疏勸皇上北征本中，傷觸二相黃潛善、汪伯彥，遂降詔謫貶哥哥爲河北招討標下旗牌，那東京又換了杜充留守了。「旦」如今相公在那裏？「末」星夜同着牛哥先往河北，那些衆統制陸續起程。特令王貴到家說聲，也就要去的。「旦、小生」有這等事！

【歸朝歡】朝廷的、朝廷的，國耻可憂，偏獨把長城顛覆。奸臣的、奸臣的，忌功釘仇，却生把忠良黜逐。「合」數奇未能風雲邁，知機且袖擎天手，少不得有日乘機將宿志酬。

「末」嫂嫂可即修書一封，王貴入城去見過太太，就出城來取書，前往河北去見哥哥了。「旦」我也同去安慰太太一番，就在那裏寫書便了。「末」有理。「旦」雲兒可隨我入城。「小生」是。

「旦」南柯事業一回夢，「小生」北塞關山千里心；

「末」何年得遂男兒志？「合」白玉腰橫肘後金。「同下」

【校】

〔一〕所，原作「爲」。

〔二〕趨，原作「饋」。

〔三〕周，原作「調」，失叶故改。

〔四〕極，原作「及」。

第六齣

【雙勸酒】「丑白髮冠帶上」生平使乖，心如蜂蠆；高官稱懷，威風天大。愁只愁攻城尪尪，何時得賺足錢財？

區區名喚杜充，胸中一字不通；文不會讀書寫字，武不曉射箭攀弓。打幹天下第一，鑽刺不肯放鬆，先做了靖康年間的漏網，今做個南渡新主的從龍。全靠許多脚力，更兼綫索無窮。湊巧缺了東京留守，美官個個眼紅。勉強賒來到任，京債討得忒凶。只要把金銀搜括，那管他保守城墉。倘然脚根填得勿實，窟窿就要來攻。閒話少說，銀子要緊，且出堂去，與這些書吏們商量設法再處。「內」分付打鼓升堂！「付扮口、外扮吏，老、小扮軍牢上，丑作出堂介。丑」咚咚堂鼓響，濟濟兩邊排；官爵時時進，金銀日日來。「吏」皂隸排衙！「衆應介。丑」不要排衙。「衆應介。丑」不要排衙。書吏過來，有話商議。「吏」有何分付？「丑」我老爺到任許久，再沒有一注大財，怎麼處？「吏」自古道官久則富，老爺若要大財，且等一等，自然有的。「丑」咳！你便等得，我老爺等不得。那些討京債的，日日在衙裡頭鬧炒，你每快些與我設法便好。「吏」這樣殘破的所在，那裏去設法？「丑」這等說起來，我做這個官何用？「吏」前任宗老爺、岳老爺俱做得好好的，老爺怎麼說沒用？「丑」呸！他們都是做清官的，故此不要賺錢。我老爺犯本錢來的，元寶大錠、雪花紋銀，整千整萬，一刻也遲不得。

【駐馬聽】你看庫藏空開，各項錢糧不解來。「吏」百姓被金人殺戮已盡，那裏有錢糧？「丑」爲甚的軍儲無扣，罪贖無追，各役空差？「老、小」老爺就差小的每牌票硃單^三，飛籤肉臂，總是一個錢也沒有的。如今各役多要告退歸農了。「丑」既如此，我只得忙參各屬作催牌。「吏」府縣巴不能個掛官而去，參他也沒用。「丑」也罷！我且假稱急餉鄉紳貸。「吏」也沒用。鄉紳窮得緊了，那裏借得餉出？「丑」若如此說，我老爺只索劃出惡策來了。「吏衆」什麼惡策？「丑」妙計安排，除非把富民陷叛，掃得他家私快^四。

「吏衆」陷人叛逆，掃他家資，傷天理，不好！不好！「丑」我老爺若存了天理，怎得銀子到手？「外」探子上」打探軍情事，名爲「夜不收」。探子叩頭！「丑」你從那裏來的？

【滴溜子】「外」軍情事、軍情事，驅馳遠塞；投麾下、投麾下，報知主帥。「丑」報些什麼？「外」金兵翻江攬海。「丑」在那裏呢？「外」黃河飛渡過，人民奔駭。「丑」作急介」吓、吓，有這等事！主帥是那一個？有許多人馬？「外」兀朮親提百萬狼豺。

「丑」抖介」怎麼處？怎麼處？「報下。丑向吏」那裏躲一躲便好？「吏」老爺是一城之主，點兵馬上城守禦纔好。「丑」你這個人痴的，守什麼城！守什麼城！「吏」快些出城廝殺。「丑」不能個！不能個！「末報子上」報子叩頭！「丑」又報什麼事來？

【前腔】「末」金兵至、金兵至，雄威無賽。「丑」各處關隘許多兵將，怎麼不攔阻廝殺？「末」兵和

將、兵和將，紛紛投拜。「丑」金兵殺人麼？「末」堪憐殺人如菜。「丑」如今到那裏了？「末」前鋒已早屯、牟駝岡外。頃刻長驅，休得浪挨。

「下。丑哭介」已到城外了，怎麼處？「跪吏介」好吏典！好相公！救我一救。「吏」我怎麼救得老爺？「丑」你領一領路，同我出外逃脫此難，就是我重生父母了。「內作金鼓介。吏」金兵已到，必然四面圍城，那裏逃走得脫？「丑又跪介」看相處面上，只求你救一救便了。「吏」除非及早投降，或者得脫此禍。「丑」妙阿，妙阿，你替我去投降了罷！「吏」這是要老爺自去的，怎麼代得！「丑」怎麼去得？「吏」大着膽兒，頂着印匣，親到軍前投順便了。「丑」有理！有理！「手捧印匣抖介」大着膽兒去，走！走！「吏」忠臣不怕死，「丑」怕死不忠臣。「哭下，吏同下」

【四邊靜】「二生、老、正小軍引淨上」提兵直搗中原界，官兵盡驚壞。何處是長城，甚人守關隘？東京已遠，守官何在？疾速去擒來，少遲定殺害。

「丑頂印跪介」新任東京留守杜充，迎接大王爺爺！「淨」哇！「衆」千歲爺！「丑」是。千歲爺！「淨」你在東京，怎麼屢次抗拒天兵？「丑」以前抗拒的，是宗澤、岳飛之事，杜充方才到任，聞知天兵到來，特來叩見。求千歲爺爺天恩！「淨」我也不計較你了。拿去砍了！「衆應介。丑」杜充獻印投順，怎麼反殺起來？求天恩饒恕！「淨」既如此，饒了。「丑」謝恩！求千歲爺爺就賞杜充留守東京罷。「淨」宋朝用你這樣人做東京留守，就該失却江山，我這裏自有大將駐紮東京。用你不着。你且住我軍中，委署別處便了。叫衆將官，收起印信，發他到後營去。「衆應介，推丑下。淨」

快些殺向前去！逢州打州，逢縣打縣，直待拿了宋朝皇帝，方才收兵。「衆」得令！「合」
【前腔】京都已破難寧耐，東南更堪愛。捉取趙康王，遨遊廣陵界。長江一帶，錢塘一派，
縱上焰摩天，騰雲管走快。「下」

【校】

〔一〕攻，原作「功」。

〔二〕小，原作「貼」，按上文改。

〔三〕硃，原作「珠」。

〔四〕私，原作「秋」。

第七齣

【秋夜月】「付短鬚、紗吊、員領上」心性喬，諂諛稱絕調。搗得君王添歡笑，圖他爵位登樞要。
把忠良蕩掃，積如山金寶。

下官汪伯彥便是。同着好友黃潛善，在相州接着康王〔一〕，扶助他在南京即了帝位。如今移蹕揚州，
就用我兩人做了左、右二丞相。狼狽朋謀，兵權共掌；賣官鬻爵，賄賂公卿。滿朝文武，盡出我二人
門下。只有李綱、趙鼎，自恃前朝大臣，建言生事，倔强不服。已與左相老黃商議，謫貶李綱提舉杭州

洞霄宮^三，削奪趙鼎潮州安置，這回纔得眼前清淨。朝堂之上，但憑我二人做事了。「丑內喊」長隨的，朝門外伺候！「內應介。付」你聽那邊來的聲音，是左相黃老先生來了。不免候着他來，一同入朝則個。

【前腔】「丑」撮、紗吊、員領上「時運高，避難江南道。一個康王從天掉，扶他即位加封號。拜區區閣老，享榮華不了。」

「付」黃老爺拜揖！「共揖介。丑」汪老爺可曾見駕麼？「付」專候黃老爺一同入朝。「丑」汪老爺可曉得異事麼？「付」什麼異事？「丑」李綱、趙鼎這兩個砍頭的已經謫貶削奪，他偏不奉聖旨，雙要人朝面見皇上，你道好不惱麼！「付」這也不難。皇爺尚在內殿，我和你先進去再下他一把火；待他人朝，自然盡法處他便了。「丑」有理，有理！快進去，快進去！「付」我欲怨人人不怨，

「丑」人難容我我難容。「下」

【出隊子】「末白三、小生蒼髯、俱冠服上，合」朝綱顛倒、朝綱顛倒，任用奸邪國事淆。不思恢復費焦勞，一任偷安過暮朝。三尺奚辭，叩闕痛號。

「末」下官李綱是也。「小生」下官趙鼎是也。「合」耐耐黃潛善、汪伯彥不理軍國大事，一味諂諛逢迎，將我等貶謫斥逐。想我二人一去，天下事一發壞了。不免冒死人朝，撞起景陽鐘來，皇上自然出朝，那時一齊哭奏，感悟君心便了。「末」這裏已是朝堂了。「小生」靜悄悄並無一人在此。「末」待我撞起鐘來。「作撞介。外黑三、沖天蟒玉，生、旦內侍執金瓜，丑、付同急上」

【前腔】「外、衆合」緣何喧鬧？緣何喧鬧？忽聽鐘聲殿上敲。

「末、小生」臣李綱、趙鼎見駕，願陛下萬歲、萬萬歲！「外」是你二人撞鐘麼？「末、小生」是。「外」你二臣已奉旨遠調了，爲何不遵朝命，私自逗留，反無故到殿擅撞禁鐘？「末、小生」臣等只爲陛下不報國耻，不復中原，信任奸邪，偷安江左，故爾冒死痛哭面聖^三，然後就貶。「丑、付」這等放肆！「末、小生」阿呀，聖上吓！

【尾犯序】聖祖着黃袍，奕葉垂旒，宗社安好。「丑、付」如今也沒有什麼不好。「末、小生」混擾兵戈，向天涯萍飄。「外」寡人流離播遷，亦不得已也。「末、小生」悲悼，竟不念蒙塵二帝，竟不念丘墟九廟。「丑、付」你二位怎麼不去退了金人，迎了二帝，只來責備皇上？「末、小生哭介」痛殺那中原赤子，望救日嗷嗷。

「丑、付」好端端一個太平世界，怎麼要你們哭起來？「末、小生」世界太平麼，你哄誰？兩日紛紛傳言呵！

【前腔】狂言忒恁狡，聖主中興，反肆譏誚。「丑、付」倒說我們譏誚！「外」邊境安然，怎無端興妖？「末、小生」好好一位聖明天子，都被這兩個奸臣蠱惑了。「外」你二人也要存些規矩。鴟鴞，尚逞着詩書伎倆，尚逞着迂儒衰耄。「丑、付」聖上面前這等放肆！全不奉綸音謫遣，違旨恣咆哮。

【前腔】「末、小生指丑介」奸臣人盡討，兩兩豺狼，斧鉞須飽。「丑、付」你要砍我們麼？只怕先砍了你這個狗頭！「末、小生」奮擊兇殘，自甘心淪刀。「將笏打丑、付介。外」你二人不可如此！「末、小生跪哭介」哀告，須及早籌邊定國，須及早除殘去暴。「外」也忒沒有寡人在眼中了！「末、小生哭介」阿呀，皇上吓！只求皇上驅逐奸臣，用心恢復。就把我鴟夷賜死，忠魄護皇朝。

「外」着金瓜武士，速速叉出殿門！分付中城兵馬司，星急差官簽押他們解到貶所，不得遲留頃刻！「二武士應介」領旨！「小生、末」安得上方斬馬劍，盡教斬却佞臣頭。「二武士扭下。丑、付」好狠賊！好狠賊！比金人又狠。「外」如今二卿也要十分爲國出力，不要中了他二人之口。

【不是路】「淨報子上」羽檄飛捎，晝夜驅馳汗雨澆。這裏已是朝門了，不免逕入。報子叩頭！「丑、付」報什麼事的？爲何直入殿廷？「淨」萬歲，不好了！金兵到，雄師百萬度全遼。「外」沿邊多少兵將，難道不與他們廝殺？「淨」那些將帥呵！魂魄消，紛紛郡邑歸降早，濟濟軍兵盡脫逃。「外」金邦何人領兵？「淨」威風耀〔四〕，元戎兀朮驅狼豹。「丑、付」可殺人的？「淨」殺人如草、殺人如草。

「外」東京不妨事麼？「淨」那些金兵到了東京呵！

【前腔】直入城壕，堪笑東京已破巢。「外」杜充怎麼樣了？「淨」杜留守呵！投誠早，金邦人

籍作官僚。「丑、付」如今金兵都駐在東京了麼？「淨」破了東京，一路殺下來了。勢如潮，樓船爭渡淮淝森，馬騎星馳徐泗遙。「丑、付」不到這裏來麼？「淨」來江表，廣陵頃刻前鋒到，禍殃非小、禍殃非小。

「外」再去打探！「淨下。外」怎麼處？「丑、付作急，抖介」

【掉角兒】「外」嘆東京頓成浪泡，驀南都又聞風鶴。「丑、付」割鴻溝敵勢披猖，戰邗邦干城稀少。「外」翻做了斧中兔，觸藩羊，驚弓鳥，死生難料^{〔五〕}。「丑、付」皇爺不要着急，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外」只是走到那裏去？「丑、付」過了江，竟望東南一路，只管去便了。長江飛棹，宮闈暫拋，且逃生天涯海角，邦家重造。

「外」逃去雖好，只恐羣臣百姓攔住了，不容寡人去，又做了二聖故事，怎麼處？「丑、付」皇爺換了蟒玉，扮做客商模樣，悄地出城去，定然没人阻擋了。「外」只是二卿一定要與朕同行的。「丑、付」不消說得，自然隨行。「付」皇爺如今先與黃左相入宮收拾一收拾，待臣去整備船隻，在江口候聖駕同行便了。「外」有理，有理！黃左相，我同你入宮去。「丑」領旨！「外」青龍白虎同行，「丑」吉凶全然未保。「外、丑下。付」咳！老趙，老趙，不信我老汪肯和你同走，不過哄你一哄。我如今急急出去，領了自己的家眷，拿了積下的金銀，悄覓一船，連夜回家去受用受用，那裏顧得你？請了！這叫做：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下。丑上」強中自有強中手，人使乖時我使乖。可笑那

老汪只說整備船隻，定然自己去走了。這樣鬼話，只好騙皇帝，怎騙得區區？難道我是個痴的，偏肯帶着這等滯貨同走？內中更有一個妙算，想我又無家眷在此，苦着一身，和他走走，若是逃得脫，重坐龍亭，我老黃豈不是第一個功臣？倘然兀兀趕着，急難之間，我稍向金營奉獻，「謹具皇帝一個，奉申薄敬。忠臣黃潛善頓首拜！」難道金邦不喜我、愛我、感激我？定然是張邦昌、劉豫一般封王稱帝了。如今不免急急入宮，催他起身。

【尾】暫追隨、同奔跳，怕只怕禍到臨頭難保。我那皇上呵！少不得把你做個贊禮隨身送一遭！正是：

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裏捉金烏。「下」

【校】

〔一〕相，原作「湘」。

〔二〕宮，原作「官」。

〔三〕面聖原作「聖旨」。

〔四〕耀，原作「輝」，失叶故改。

〔五〕生，原作「中」。

第八齣

〔貼扮宮女上〕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自家宮人劉翠華是也。相隨正宮張娘娘住在揚州宮內，不意金兵突至，內監、嬪妃一時星散，只剩得娘娘和我二人。聞得皇爺亦欲出奔，故此娘娘差我去問個確信，不免急急前去。正是：一心忙似箭，兩腳走如飛。〔下〕

〔六么令〕「老」宮中鼎沸，百萬金兵，已過淮淝。維揚頃刻定成壘。聞廟算，欲驅馳，深宮怎覓全身計？深宮怎覓全身計？

〔貼上〕啓上娘娘，萬歲爺駕到了！

〔前腔〕「外上」邦家顛躓，苟且偷安，又受災危。「見老介」阿呀，娘娘，不好了！靖康前轍在須臾。「老」萬歲爺若是逃難，乞帶了妾身同行。「外」這個自然。同林鳥，怎分飛？「老」只是往那裏去？「外」長江一棹悠然逝，長江一棹悠然逝。

「老」可要換了身上的服色？「外」娘娘和宮女改做村莊打扮，寡人扮做客商模樣，一等左相黃潛善來，就同行了。「老」既如此，快些更換起來。「外」把些金珠，各人揣在身邊。「二旦」曉得。「各改妝。丑急上」忙忙好似喪家狗，急急渾如漏網魚。「作人介」娘娘叩頭！「拜介、向外介」萬歲